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遵巖集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馬啓泰

謄錄監生臣王永安

遵巖集卷二十三

明　王愼中　撰

書

與鄭環浦

久不奉見亦遂不得承貽教區區向往之念深矣一旦使至獲領尊札喜可知也教言大指嚴於名實之間如兄所謂務實勝者矣一時尚言之風宜不謂兄所滿況

於詞章又所謂言之華者宜其盡投烈火而無所愛也弟因此言亦竊有悟矣習氣已重未能遽除時時誦兄之札以自戒庶其漸損耳紀山先生愛吾之文自其所好之過非吾之文果有可好也兄亦何用問焉何日獲侍左右得質所欲言

與朱祇齋

久别幸得奉見慰浣罔喻然公歸思方急不能一縶白駒為信宿之留欵聞緒論以開蔽陋以祛憂寂用為缺

然耳公充養深厚以道自信不為榮寵關情淹滯遲鈍益見闇然內脩之實頹俗競躁之中得公表厲之亦是一時碩果也非佞非佞家慶雖樂而王事有程早晚當促裝所有寄舍弟家報借以附從者行李知通家之慶不以為瀆也

與江午坡書一

踈闊久矣若甚闕然徒有此心而已聞兄家居行峻跡高皎然塵埃之外寡與人接既為潔淨如此其所得宜

有過人者僕甚欲聞之也僕嘗愛漢人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之論伯夷之隘至於舉世可惡柳下惠之不恭則鄉人無不可狎此於人已之間尚不能無失惟持其間而已耳故僕之所處固不能盡與鄉人偕而亦不見甚有可去之人此吾之所志也以彼二子所造之至猶不免有隘與不恭之獘吾之頑鄙乃欲兼用其長兩去其短宜其各無所得清和之名交失而隘與不恭之訕並集於身也然吾終不敢以此悔其所志惟當咎其術之

不勤踐之未實而益勉以求成耳僕所處得失如此聊
舉以告以當面質兄必有以敎我也居閒讀書觀古人
之言得其用心之所存恍然若與其人並世而生同席
而議決然不敢徇近儒之是而阿流俗之好此率難以
具於書且亦知非兄之所欲急聞者其作為文字法度
規矩一不敢背於古而卒歸於自為其言此在前世為
公共之物而在今日亦為不傳之秘欲以語人都無曉
者尤思與兄道之昨因幸晤令兄少峰先生稍進其說

屬其歸以相告以求有合吾文尚未錄往而洪君之作為之先洪君之文固僕所畏以為不可及而於古有合者也兄若有契於洪君吾之文當繼往如其不然則當藏之以待他人矣中泗草堂尚缺文字緣未明泗字之義此小節曾略評之少宰以告肯聽否無限欲言何由得悉

其二

文字之學已是吾輩第二義此義亦復不明則真可惜

此一生聰明矣向在鄉溪舟上廬岳寺中與兄所談雖不嘗全契亦已半合盖云文論未然而詩評良是不知別歲十年舊說在兄胸中曽得全契否石生往謁所持僕文字頗多倘出觀之以為何如也弟近来詩律益下恐不但未然者難契而所謂良是者亦且不合矣如何如何中泗草堂詩石君督促甚急然欲作數句可人語非迫迫所可得故賦詩一首以為寄盖石君相督之言云不得詩無以藉手見師門其勤如此觀石君此意不

獨事兄之嚴待僕良自不淺今亦勉副其意使藉手往見者其詩之陋乃若彼信可愧也弟病體近歲覺漸蠲減非藥餌之力惟於起居食息間用工夫故日見得益耳比得唐荊川書蓋與洪芳洲君有武夷之約期吾往會之於幔亭雲谷之間倘此期果遂便可訪兄為鵞湖之會矣事雖未諧談及亦自增意氣也石君志行識趣極不辱師門相見知甚喜恨不及與席聽所言也

與江少峯書一

以僕思見兄知兄亦欲見僕然僕蹤跡不礙自可行遊而兄守官有次難以自便是吾二人之不得相兼其責在僕也況莆中良友相知本自不少不徒見兄因得他訪豈不為樂顧坐守一室失此勝晤捧札慨然秖用增歎耳九鯉麥科尤名奇絕不徒訪晤庶得覽觀興言及此身住心馳尚冀因兄在彼誘我佚興追此惰誚也僕努力圖之伏讀閩游雜詠雄調麗藻蕩耀心目底滯閑塞之久忽焉開發何快如之過南平縣一首直與古人

並驅叙情陳事軼宕古雅少陵昌黎未分高下也觀競渡末聮書坊避暑禪寺顈聮託意婉曲造語工鍊唐元白集中亦是佳句矣武夷山歌直以信州龍虎山相匹云無間然恐不得為定論兄信州人過占地位便欲吾閩武夷與貴鄉龍虎同價耶呵呵按擻徑去之説終涉過高恐此意横胸中觸事易露接見監司撫臨吏民或不免有作意處便是此一語作種子故長枝葉也僕未見兄輙妄有論本緣相愛又恃相知得盡其説倘所億

不中則失言之咎在僕更為幸也有便不吝見示為望
午坡兄聞已有二子更復何求中泗草堂不知作何面
勢景象尚缺一賦也秉燭草草

其二

一見之歡何物可喻惟有昔人披雲霧而覩青天之說
庶彷彿此晤耳恨公尚帶宦氣匆匆而去使我無以為
懽情不能制遂見於詩策勳竹素之林固是僕事雖知
其妄而不可輕自菲棄公則宜宣力清時未得輙言卷

懷之計也贈意既具詩中比不復煩悉然公論詩取與猶有與僕乖異者如昨所舉唐詩一聯以為小兒强作解事則吾兩詩之粗陋又何足以入於目而諷於口耶唐君於詩深矣尚嘗小兒之譏吾又安能作大人口語也或者取與之乖顧以僕所作者為可亦未可知然吾方決是非於公而為乖異如此雖謬嘗見可僕亦何以自信矣歸見午坡賢弟家庭細談之有所契合可以見示如其未了亦望勿惜往返也所云近作賦一首古詩

十篇及壼公山犀公和編均欲得觀之當勿愛也

與熊南沙

一時同朝數子僕所得與以文學意氣相周旋者今皆以罪譴廢放或為吏議所格罷甚或夭死不存也天於此輩人豈都無意右之抑其人皆以聰明才敏盜竊天機播弄造物自當得罰耶諸子中聰明才敏尤最者宜莫如南沙宜其有此不肖極為駑下不能有所賊害於天機造物而亦謬與諸子同過有可愧者不肖罷歸遭

罰尤慘先君不幸捐館舍使不得數月為養煢煢幾殞僅襄大事稍復脩魂魄苟求存活而室人化去今以癯然疚疾之軀上事老母下撫弱子室中無相甚苦勞乏區區之心方欲竭其天之所以與我之聰明穿穴簡冊篡取其所藏畜以為盜竊天機播弄造物之魁傑而無所畏第以迍轗仍嬰精力凋耗雖欲自竭而有所不能矣柰何柰何已不能為猶願兄之為之惟篤力自勉以副不肖之望閩蜀相隔真如各天相聞極難但使此心

常如昔日則越在各天亦若比鄰而處同席而談矣

與劉白川書一

因潮中諸友請文之故而得與賢者具姓名遂為未見之莫逆此尤奇特事也僕雖鄙陋其與人不敢苟然務廣而不求自信既與執事為友尤欲得執事為政守身及民之實以信其心而定交而吾之所得聞者皆言執事守身有法及民有恩卓乎一時有司為政之善者矣以此益喜自信願附於賢者之交第愧其鄙陋不得當

也環山樓記謬辱遠戒不敢以不能辭春初值老母體不康朝夕侍湯藥不得近書冊況能搦管為文乎春盡老母幸平復稍得自休而百十間所壅廢酬應之事俱當積於此月償咎尤為不給其於此記心雖至而力誠有所不專故尤不足觀其何以副遠戒之意甚可愧也區區之心思一擔簦往訪羅浮韓祠之間以與賢者游而滿其定交之願勢復未能徒抱恨於無窮耳何如

其二

其不揣竊有志於古人之道而學其學既為其學則其於言也亦必合乎古而不敢苟此某之志也中間為世故之所移奪其守不堅而其志亦因之不篤其於古人之學為之既不至其後復為家變之所割傷蓋奴名魂魄招還視息之餘而精力凋耗十殆七八雖有篤志而力又不逮矣行年四十而未有聞此某之所大懼也學既不至益不能慎其所發以養其深其言念有餘雖其意度旨趣往往與古人合然學之不至則其所以為言

者亦非矣欲悔不為以厚其養而潛其深而習氣未除時復為人牽引不得自已且其所好在此亦有不能自已者良用自愧以其有合於古故大駭於今即此可悔之文其不為世之訕笑而詆棄者鮮矣不知執事何以獨好之而必欲得之也豈非有厭俗追古之心苟欲取其近於古者以自輔耶此其所以愧其不足不敢遽當執事之重而又樂執事之高雅而不能自外也其雖篤於自信不以今人之駭嘆而有所變而樂與人有明之

心豈無汲汲於共此者乎此所以値執事之高雅不知其為幸遽以其不足之所得當執事来意之重而不辭也

與項甌東

僕所遣人還自三山得奉荅書甚慰方遣人時正與洪君語度其不及不意及也而公於治行匆匆之際復教詳至如此不但仰感情誼之殷又以竊知有道者所養從容暇豫終身無造次之時與所謂前定而不困者固

此事也來教所云孔老異同而為文者不當雜出於老子而當一於孔氏之言其所及孔氏之得失雖未得其精要而欲學者一於此而不出入於彼義則正矣老氏得失今未暇荅公書本非為老氏發故亦不必荅也惟所以論為文者其義雖正而於識不為達也文之為道固博取而曲陳惟其所以取之者雖博而未嘗不會於吾之極故謂之約其陳之雖曲而其義有中則曲而不為雜南人周任之言每舉於孔子以孔子之聖豈不足

以矢口為言而於前人之言時有舉焉所舉有前人之言而其意則吾之所欲言者矣龍子公明儀之言往往迭見於孟子而陽虎之暴其言亦有可以發者老氏之賢固加於周任公明儀龍子而南人之陋陽虎之暴又不論矣惟其有取於老氏而皆出於孔子此所以為學孔子者之為文者也今稱述必在乎經援引必則古先王如書生科舉之文者豈不為正而豈可以為文而亦豈可以謂之知道者哉有甚似而實非有太反而正合

非獨文然凡人之事業功行皆若此矣非公之明何以語此義則序已付黄生入梓矣先此呈覧僕於此亦自謂不為苟言者公得無又以其雜出於莊周而病之耶有以見教毋惜便風千萬之望

與程習齋

某廢棄之跡只宜屏蔵加以駁謬之學乖忤之氣尤不當出與人接而數年之間貪侍大賢之教不能自隱又辱公不以為不肖而知之深待之隆此皆他人所曲求

詭望而不可得於大賢者而遽以施於不肖之身若傲
然當之高自崴閑是爲自取疏外而孤大賢之知之待
以此益不能自隱雖數年游處談語之頻皆以道義學
問相切劘絶未嘗以絲髮之私干於門下可以内省而
無愧然蹤跡往来混於塵俗他人之不諒者宜其不能
信吾二人者之無私與私求也然此亦何足置之意中
自今以後僕亦終自隱而不復與衆人同隊而趨出亦
出入亦入也無限之懐臨别亦道不盡今於書問之間

益不能具矣惟駑力自勉以副兩地相期之意云耳

與萬鹿園

久不奉聞想企未嘗去晨夕從舍弟處轉衩得公詩教玄悟深造正不當以律調之作論之然律調亦自成章也聞善權精舍之築頗費道力公於世已可無住豈復為一丘之美繫止耶未得往游其間深用增歎有何題目欲作文字可以見示當為作之不徒留名山亦將以語言華美助道人作一段會供也僕今歳正月八日室

人捐袵席而去弱子幼女慘然失恃而老母年力就高無可佐執仰事之勞日月雖已流易而撫物觸事尤增酸楚滅情之學真是空説到頭始知其不然閒時讀莊子見其所記妻死據牀鼓盆而歌雖病其放於禮而亦以為達以今思之彼乃甚不能遣者而姑託於放以自解耳其為悲傷無乃過於慟哭者乎業緣不斷貪愛種種家事猶有難處者坐此不能出門行脚未是髙僧以吾所累若此正自不可及況復可望公上乘真詮耶明

年圖裹室人之事正欲走力往江西迓魏山人偶得友人報云渠方游淮上計其往依公兼以術行耳望即為語之令速入閩更勿轉遊他方其入閩所過處亦須囑令勿因滯留也此舉乹妻則自蔵亦具一舉兩得矣長子年已十四三四年間可以有室倘能持家吾亦將出從公遊也尚平雖髙然五岳之行亦必待婚嫁既畢然則吾之遊亦未為晚而其所以為累者亦未為非人情與魏山人来公必有示我望詳切鐫誨併有近刻何道

門秘藏諸篇吾真欲讀之也紙外無限馳心

與周㵀山

曾於三洲公處見公致仕移及手啓深服高志遠識而三洲公猶深為地方計慮以為一日不可無公僕以為一日業其官則子其民如果欲去則固有志安得為二三子者患於無君而遂輟其志哉觀公移文頗有懟語僕不以為然也公在莆且三年餘何嘗有不得志之政不如心之事今豈不得其官而去耶如以為不知我者

公之為政如是豈期人人之悅者想已定計於早惟當守此意而不悔耳豈其今日始見有不合而乃欲去耶賢者之出處固當決於心而不必因於事也不知三洲與部使者所論如何如部使者所自為計只有留公一着公如決去恐不免遣一力持疏入京也如有疏入京則忿懟之意不必設於詞尤為賢者之舉矣愚見如此不敢不為公盡也值三洲使人去迫倚几潦畧尚圖續布然大旨如此也

與安滕陽

承不遠三千餘里特使見存屬以文字之事其意良厚而誼亦甚高自度非鄙陋所當蒙也久留来使意欲從容旬日勉竭思慮於文或有可觀者今乃若此又悔不如早落筆免淹使者兹乃重增一愧矣請文厚儀謹以奉還僕非為廉也平生門戸甚寛於辭受之際不能為狷尋常交際如今人所謂接以禮者猶多受之况於請文之禮固未嘗辭也而乃介於滕陽數千里惓惓命使

之所委者乎凡僕所謂受其請文之禮者皆為其父祖大事或自名其堂室而乞記之類僕為之文則為有寵於其人之先與其身故不可不受之以副其誠而不宜為拒也若滕陽所請序乃有宋曾南豐與今唐荆川兩先生之文此吾黨之同願斯文之義舉僕於此道非但有勉又最留意苟得聞之欣喜滿意將為同好致謝於滕陽令乃以作序之故受禮非獨無復廉隅且是都不有意氣也幸鑒此心請勿訝其為拒又請勿譽其不取

文粹刻本甚精足以知博雅好事之所用心其中尚有訛字暇日得荆川先生一閱正之更無憾矣荆川集刻成併文粹肯多寄數十部不必甚佳紙但多取數部蓋欲廣惠海濱士人使讀之倘讀之者多得有知焉則於膠陽刻書之本心為得而其功不小也末由相見欽企高風情與簡馳

與張考堂

正擬遣力與執事相聞而郡中人還自三山復収得佳

札謁然情誼彌見深切鄙人第有感念而已至於相推褒之言踰真溢美又增愧也平生無他所長獨於讀書觀理少有用心處每誦古人之言即能以意喻神領得其所以為言者不待傳註訓釋而後通也至其所喻領又有非傳註所及者稍出以語人輙蒙詆誚非直時俗講習已錮不可遽諭亦學問未至根本尚淺不足以信其言也詆誚既多流行漸廣遂為人所指目令已絶不敢出此語特時為人作古文字及與後生庠序之士談

舉業而已而此門戶途路本不好閙不易行坐是亦名人之嫉忌然吾以為舍此又無可與伍者今當刳心離形使智故盡去能與鹿豕遊而木石居則可以自驗其德之進而於世忌不待避而自無矣尚望賢者有以警發我勿以久不相見而棄之也時事漸艱願賢努力自愛進為於世以副吾黨之望

荅宋仲石一

昨承枉訪草堂責以論文之益荒陋何足以副高雅而

誘於盛德沖虚之下輙忘其陋妄有所論豈能有益於高明而徒以自見其妄耳然使僕得盡其妄而公之高雅益著是僕之論議雖無益於所質之義而獨以其傲然草堂無能之身發明邦君篤學好問之雅則不為無助耳惜無筆力述此若見之文字他日亦可備草堂一故事也公别後與逺容談契濶至夜分而罷晨起又荅同年江少峯遺書來問簡中有詩一帙乃其自著者隨為覧過輙評以復其人既去值體力稍倦據几而卧家

人呼食方𢈔於中庸要説未及觀而公之教至即此亦足以見下問之勤而僕好學之不篤也可毀之論自貶太過令人有一言半語之長便自矜喜惟恐人不見知公所著已成一書且尤有資於後生講習之益顧過為謙退如此豈可及耶僕雖未觀其全然昨已對公讀其二章非未窺其美而妄訣也草此奉復俟卒業有得再請教耳序文稿改削豈所敢當若即以尊文之意自加序次以二人所序相較以觀運筆之異同亦不敢辭弟

數日領人文字不少有坐索刻期必得者若督迫應辦不前恐無餘興及此柰何柰何累辱降重不一往謝知公能相照於形迹之外耳

二

側聞榮拜膳部深為喜慰自侍公教每聞尊語云惟得一禮曹主事以為至願而恐不可得雖公謙言知出本心令既如所願僕最蒙公知愛者寧不為喜自此優游清暇益勉所學僕向者所望於公以古人之正傳當世

之大用皆可坐進矣其日閲報二喜併得以道原為儀制故也儀制固清曹僕豈敢以吾弟得近清華為喜以其得與公為寮為喜也公之愛我始以吾弟故而終之知我實不由於弟令公之教我弟也當以我故然及其相勉以進相與以樂也又自有味而不以我為兄故矣僕之喜如此宜公所信公既自喜又當為我喜也芳洲愛公信公可謂至矣此行倘當路有意大賢留置北曹或得為禮部則公與吾弟之喜又何可量而僕當得三

喜矣僕絶不敢作京貴交游書於公不免有此此恐後不敢再通惟寄聲吾弟致意公欲知我亦從吾弟處問之可矣别後作得文數篇皆不為苟尤為芳洲所印可因寫稿以去公如欲見就芳洲取觀之詩漫録一卷往覽此非尊意所欲得者然僕既以文字為公所推因之締好則亦當備此於左右耳

三

唐婁江相見想握手之歡若有所獲在外鄰邑相與盡

心於民立朝同列相與盡心於國精神交為激發而職
業交為講磨此乃相厚之誼無間之知而款洽情好之
愛又非僕所以望二公也更推此意以友吾弟道原則
尤僕分外之望矣朱尹誠心惻怛愛民如子守已如處
女盡修公之美政述追德意吾心何幸豈武林一見之
頃以舊告新其益如此可以見公之忠矣唐婁江極愛
朱尹而尤服其簡重大抵人之語默要為稟於所性而
亦各適其可不必專以寡言為有養然欲取人之善以

捄已之偏則朱尹之簡亦公之所當知也向承見諭以不宜遼邈不相問感於高情不能自已而相問又不敢徒為禮數候寒温之言此僕之心也惓惓如何可悉

與陸貞山

秦叅知君轉示兄所貽手教及所著書諸制作文字何啻拱璧貫𧴩一朝併得也覽之累旬日靡旦夕心神開發既仰所學之正為言之妙又感雅誼不相棄遺蓋真以某為可共此論者故不遠數千里見貽不待請而得

之也何幸何幸即欲奉報以所屬義姑姊文字未就併

問候之啟亦成稽慢然心未嘗一日不在左右也觀兄

文力真可並驅兩漢矣猶若不忘乎近時李空同康對

山之所為者何也弟才質駑下近學六經兩漢而力有

不能及然竊自謂非近時流習所能惑矣兄以此論見

接故敢略及之所註荀卿子甚欲得觀之而濯纓亭筆

記於兄文中見其人疑必苦學而有獨得之見也倘肯

以著草見寄併戴氏記亦寄一部使得見之實所願也

鄙序極知不副所屬然好題目往往難得佳文字自古憾之況如弟之駑下乎惟教之幸甚

與夏松泉

自公入踐台階鄙人竊用欣祝公之心吾知之與人共為善不使有一物遺棄於生成之外而嘉與海内同享和平之福此公之心也以此心當大位宰制衆物而率勵羣工豈復有不得其所之人不得其宜之事哉此鄙人所為欣祝者也然卒之乃負一時之論而去豈公處

位既高所統益廣所接益衆自有難於調齊集合者而論者不能知之耶大抵當大位而處大事者其規模注措常非守一節而厲初志者所能知此古之大臣常病於立功之難而成名之不易也豈直公哉知公之心者誠莫如鄙人矣公年未高志當益壯天下事尚須人為東山雖安宜以蒼生為念伏惟保重寢餗為天下安危之寄

與章三洲書一

使至領翰教極慰仰心新刻佳箋皆清既也荒齋寂寞一旦增飾珎感珎感簡菴封君銘文温厚典則非顧君不能為而吾丈仁孝顯親之思亦可想見僕有薄田數畆在永春因稍識其縣之士友尚當持示之使知講聞令尉之美以廣吾丈不没先德之至情也清朝述遇冊觀其指事命題自是縉紳中佳話不待披圖流目閱其績事之工已可愛慕嘆賞矣莆中名流必為吾丈賦之乃以見委鄙人得無累吾丈之明僕亦安敢冒非其任

以自取不揣之罪而遺莆賢之笑乎倘蒙矜察得免繼督千萬之幸

二

伏審去莆有期山城被命之圖果成一段故事莆中諸賢大夫士能禮其客而公又為佳客想必有左右相綏而授縶以縶其馬者賔主之美其情可慕惜予不預其間耳小詩二首聊以為贈雖詞句庸拙而感慨委曲以發明公之重者不可謂不至盖以見此行非所以處公

雖遷猶屈而公獨能不以為意葢自信直道之不足以售於時而不以一官之冗為非拜上之賜其所以流滯不偶由世有相嫉者而所以致之由公好脩自見其美如女以色麗見妬而非身有其瑕也風人之義無以踰此第愧其詞不工終不足以言詩耳惟公採其義可也莆賢最多風雅之林也如出觀之或有明斯義者清朝述遇序尚未能就姑緩圖之寄誨屢見書所説不詳公自有以勉之矣恐亦不由渠索性衣食迫人時或不待

友朋强聒當自行也至於僕近日所自得者書中略啟其端殊不及竟而在此與公相見僕亦初未嘗說公既未及聞又無因轉與莓崖說除是莓崖亦不欲聞如公則已如使莓崖果欲聞僕書既不竟而公又無可說真成兩地不斷心懸也

與張纓泉

僕向道有年静則考之古人方冊之上動則求之朋友應感之間於應感之間沛然而不碍然後考之於方冊

者始卓然而無疑是以雖廢居無用分當與世顯者之聲跡絶而不敢頑然自閉非有慕於聲跡之顯實欲有以得之於應感庶幾其不碍也執事名位於今雖未顯然將日躋於顯矣僕乃不避通名姓於左右其心盖如此也奉見之間輒蒙執事雅有相與之意僕亦以此自信精神志意庶幾不近於邪而有以接於君子之交與不然執事非妄與人者而僕何以得此於執事也故與執事别以来未嘗不致懐仰而訊候不能數數則廢居

之人之態當然耳茲乃特㕓記存遠勤使者貶損華牋情好藹然極用感慰然不蒙教所以不及而謬以文字之能相奬僕極知平生學問不足而文字有餘此正枝葉勝本根之獘何執事猥以見取也倘不終棄尚冀正言鐫切使得聞所未聞勉其不足則為賜大矣使還瞻送心與之馳

與屠石屋

向者尊翁之訃偶從過客處聞之計其聞時尊翁捐館

舍且將及期矣而僕始得聞之為之一慟不能自勝容悴以為矯而不知吾兩人者相與之情本與尋常交游不同也雖不能為位而哭追制緦服而數日之間以語妻子共增悽切今亡妻又為古人矣平生所期尊翁欲大有為於時彌綸康濟副四海之望而豈知其竟以一疾在告纏綿以至不起也嗚呼悲夫大事既襄想得吉壤誌坎表隧必皆得名筆甚欲一見之也臨書哽塞不悉所云

與林觀頤

僕所為文求合乎古而已初不求時人之知也然文字既出不免為時人見之則莫不以為迂腐朽爛羣譏而簇笑韓昌黎所謂直何用於今世者也不曉足下何所取而好之篤且過為推褎加之以所不當蒙非獨與我同好而已若將就僕而學為如是之文竊觀足下之意何其與時人異也僕廢於時久權力不足以助推挽品藻不足以濫吹噓足下非有所求於僕者也意者人情

炫名而慕遠中無所得而苟悅其號耶觀足下之文已能不為時人之文矣宜於古知所用心者炫名慕遠不足以料足下也不惑於名無待於求足下於僕之文誠好之耳今時所謂學官弟子攻所業以應有司之舉者舍可以得有司則不復過而問古之文非所以得於有司之具也足下獨為之於衆人不為之中其用意良異於時此僕所求於今之士欲引與共進而收以自輔者也足下乃不遠千里馳書見貽意勤而詞遜僕雖自知

不足副足下之望亦安敢無以為答而孤重賜乎所為古文者非取其文詞不類於時其道乃古之道也古之道不謀祿利不希榮進足下所謂夢寐古人顧慼慼於既失汲汲於後獲何其與古之道異也足下之好古文直好其詞不類於時耳如是則其用意亦何以異於時故僕願足下姑置得失而專力於道苟於道有得雖不吾悶足下將自得之僕將往求足下而告之不獨以有告且又將困足下而有所學僕又安敢傲然當足下之

勤意遜詞而無所憚耶願足下勉之毋忽詩一首奉贈聊以報共好之雅雜文數篇皆偶有刻本其他未及録非謂欲俟足下有得而後往也繼此有便毋惜惠音

與黄明府

久不得相問知賢非相忘顧為作宰多政所奪耳每見當路輙好稱説吾子為人之賢此非思出其位而敢為故人游揚也知其人則愛之愛則欲其美且傳此古之道也僕雖力薄不敢當此任亦竊聞斯道矣此乃所以

自盡其心而非與故人相為賜也當路往往言吾子好以自性格人以已意決事僕以此益信其賢大抵今之能自伸其志而不拘乎流俗者必見謂任巳而乖人然此乃吾子之所以為不可及者也但人之所以短我者如此亦宜益求其不足者而加勉焉又不得直任以為是而盡付之不足卹也揆情審分明勢謹禮愈精愈詳則志自無所撓而事亦無有不中節者矣此亦僕自附於古之道而欲加愛於吾子者也無因面論言不及悉

惟以意亮之可也

與歸善葉生

野人幽居邈與世絶海内好事之士無為而至於敝廬吾子獨誤意見訪誠不知其何以得之也以吾子之才行遊海内盡交其名士大夫如不肖之陋尤不足以動其意而辱訪之也顧乃汲汲若此豈吾子之所取者博雖遊其賢而於不肖者亦不棄之耶陟屺記文承何君屢相逼促何君與人之忠誠不可及第愧鄙文不足以

副吾子之求而當何君之惓惓耳近世俗弊士無真識古學不傳淫蛙塞耳而僕獨以孱力振雅調於聾聵之間宜其不為世所悅也吾子辱訪而見委之誠能知其意而同其好耶抑亦姑徇其名而茍欲以為重也路遠無由面論聊及其略幸有以教之

與林二山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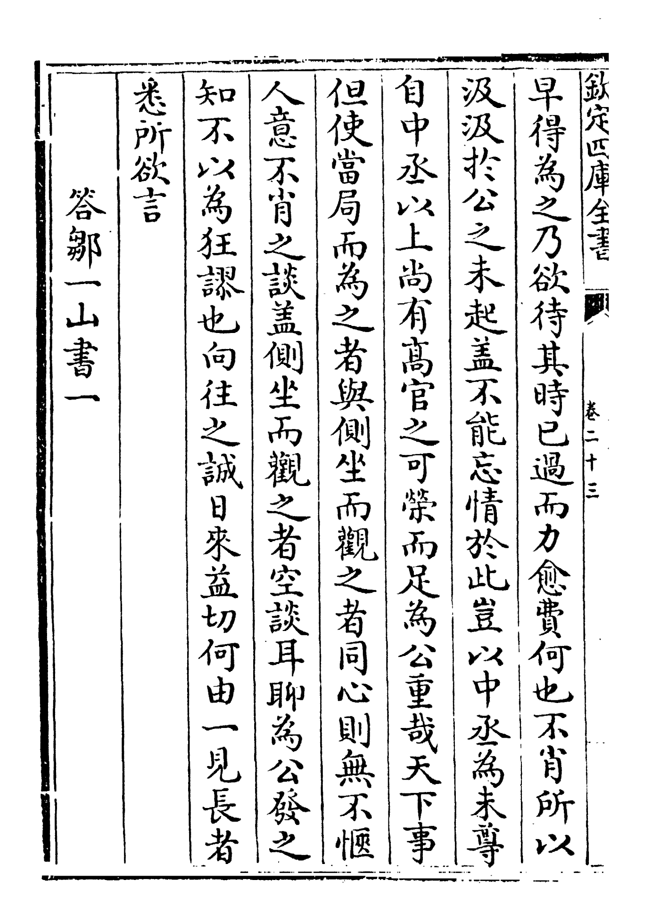
僕自束髮入仕即知仰公第賦分之薄無得見君子之幸及公以中丞撫治湖南以災沴自劾疏下所司而僕

方叨貳考功得見其疏伏讀歎服講於同曹之間激昂
增氣而公方咈權臣之意又有讒人以私嫉公者為權
臣所幸迎合意指僕雖不量其力而爭之無能為也然
區區之委心於公者蓋已至矣但不敢以聞公度公亦
無由知之也未幾僕亦為權臣所中謫出久之量叙稍
遷卒以見罷廢處以来尤不能修交游之問而特申其
區區之誠以通於公益不能矣比者家叔過莆述公惓
惓鄙人之意甚推乃知不獨僕致仰於公而公亦為有

意於僕也以此自悔家居七年之間頑然自外不一通於君子甚可恨也家叔還時值其有亡室之喪心緒苦惡今日月已除始得修其區區之誠以通門下惟公與而敎之繼此尚當有請也

二

世上許多滲缺敝壞急須補塞整頓有人足以爲之而顧使之久袖手以傍睨不知天意世道畢竟如何其終於此而已則吾不敢知如其不終於此則何不使其人



早得為之乃欲待其時已過而力愈費何也不肖所以汲汲於公之未起葢不能忘情於此豈以中丞為未尊自中丞以上尚有高官之可榮而足為公重哉天下事但使當局而為之者與側坐而觀之者同心則無不愜人意不肖之談葢側坐而觀之者空談耳聊為公發之知不以為狂謬也向往之誠日來益切何由一見長者悉所欲言

答鄒一山書一

頃筆峯人去有短啟奉候兼復所諭令得楊姓者所持來教知前啟未達也開誦長篇何其贍麗雅潤之甚也陋目眇心但覺蕩動震駭何能為評耶大抵文字之事有約有放若約以法度則一字輕着不得若放而為之則無不可如意觀兄此詩殆有意於放正不當於字句得失論之也然古人有放者矣驟而讀之浩乎若不可詰徐究細玩乃無一語為恨此則真能放者吾輩未到彼岸尤須以法度自飭庶可無敗耳兄以為何如兄舊

在湖湘所彙全唐詩選遺恨尤多當時得此書即閱之盡欲作一啟請質所疑值室人病未得屬筆今久不復憶併所欲論者忘矣偶因復兄談詩輙漫及之然兄既盡觀唐人諸名家又擇而取之如彼則於前賢制作之妙必已深契而博采其於或約或放固自有得區區之鄙又何足以薦一得於高明哉據案潦草徒增狂僭之罪耳正與虛齋叅知論欲其過莆勸兄促駕及時努力功名何用棲棲丘園為也倘出門有期可先見示當馳

一力走送也

二

吳氏二子舍其母几筵之哭而求謁於人以爲爲母則朝夕之奠已曠矣使能得金而歸可復補乎以爲爲身則吾未聞舍母之殯而遠謀口腹於人者入門相見令人惻然悲尤赧然慙二生乃衣冠游學校者而所知若此豈不大可愧哉雖爲貧所迫何至如此西川公尚在郡過三月而來豈爲晚耶兄既不教之而又資之以啟

來尤非吾所曉也故深喻而責之使即歸矣其所以求於西川者僕不免為之出口正使西川公果有意又不在二生之來不來也兄以為何如然吾能教之以禮而不能大有以助其費二生方急於費而未暇問禮則吾雖愛二生自附於以德而彼豈能以吾為愛耶二生之知不知非吾所問惟吾所以愛之者自當如此耳兄以為何如頃專遣人往候想已見兄茲不他及惟復此一事云耳亮之教之

與張淨峯書一

與洪君同行故送公不能遠然雖遠亦終當一別意到正不在此也本擬作文贈公行不特德業地望壓題而兹事体大亦復壓題故不果作謹賦長詩一首以見寄豈謂足以歌咏盛美嘗觀韓愈於裴晉公征蔡不作贈文要亦為題壓縮手不是偶不作也然裴公功成之日韓公猶在朝正典文字遂得鋪張其盛作為淮雅僕既廢無所用其文於朝廷然公功成之後僕尚當為公賦

之雖制作明雅自有其人足以荐告郊廟傳之縉紳而吾之所賦或可備風謡樂府流播民間以諭閭巷口耳也公以為何如

二

度公至鎮且兩月矣握機運策將奏蕩平底定之績决無老費之患可知也僕無以助公然亦願聞所以籌於樽俎者之詳得抵掌談之以為快且抽思賦之使有傳耳舍弟近得書深欲公早成功歸立於朝此後生之心

已知為天下屬望非一身之私望也洪舜臣已滿告赴
銓意其賢必有知之者或留眞北部與道原相勉進修
他日可為吾鄉冠冕而推明公之餘教使昌且盛有可
賴者自可喜也僕今年遂四十往時悠悠然自計猶在
四十之內覺尚有餘日以此自恃今忽過此便是侵老
大境界始覺有可憂者平生不在此一路着脚則無復
可說既由此一路而前却徊翔進寸退尺終復何日可
至此道本遠而作此等行計他日安可自諉半路歇脚

直是與不曾上路行一步者同科此所謂可憂者也惟公有以鞭督之自度雖未是見鞭影而馳之疾足猶為尚堪驅駕耳切望切望老親佳木不知取之廣西或就湖廣索之也謹此瀆問併以為促幸勿忘王君便追寄之以此不能詳也

三

於郭博士處得觀所祭陳紫岑丘集齋二公之文知其决為公筆非門生屬吏之筆也公之學乾道淳熙間二

三名儒之學也然二三名儒亦嘗力為嘉祐熈豐之文而終不逮公學其學而其文則嘉祐熈豐之文矣五管所治蠻夷軍旅之務雍容優暇大篇短章具有體意公之所養為何如至於朋友之誼生死終始情文均至誠有道者之事也竹坡公銘文久望未蒙見寄豈不欲為之耶竹坡襟懷洒樂雖不如紫岑先生而謹禮循法踐履篤實或有過焉英敏明達足以為政若不及集齋君而恬靜無求於世寡惡集齋所愧也今於二公既有所

慕亦有所取則如竹坡恐宜在慕取之間又重以與尊祖有登科之契誌塟之文非公誰託而公宜亦有意於斯也故其不敢請於他公而獨以累公幸終惠之紫峯先生傳此等文字必公為之乃有發明賤子冐然為之誠非其任然張生達甫云公頗許其引論及公意若不懌者竊謂公深於文而明於知言決不作此見鮮或者書生不曉公所論而失之耶文之有此體非賤子剏為前人之作多有論死者而及生者以交相重而致意焉

公決不以其體為非足也如其意則賤子之智皆足以知其賢雖言其賢而其分數之嚴亦不敢苟至於公則所以歸重者特至蓋非敢以鄙陋之言為足以相重實其區區之意存焉妄意此文於公當有契而不宜以為訐也有便不惜示及

與蔡可泉

使還得備詢太夫人福履佳勝極慰通家子弟之情所接手教雖不得聞校藝敷教之意然以意求之吾弟之

操脩端懿材力開敏其於論文之精作人之雅必有過人者矣廣中文體如僕所見嶺南文録可謂放失之甚比僕辛卯歲所見大不同雖時變之失恐亦司柄者取與不衷之過上好下甚理亦固然文雖末枝然人材美惡風俗盛衰舉係於此不得自為高濶持重本輕末之說付之不足為意須明示好惡使士知變本末原非兩物豈有不能為文而可謂之為學者哉白沙先生後人聞甚凋替彼中不知有何書院賀給諫鄒翰林寄寓遷

逐之跡尚有可訪者中離既没崇山書院想益荒落宜
留意興起以振来者歸向之心陳海涯先生向林龍湖
所道甚悉鄉賢之舉不可不力為中離東莆想已舉矣
如尚未也亦當在吾弟矣浄峯公尚未至當是代期尚
緩索居苦無可與言者極遲其来庶有談論往来之樂
然此公自信太過自立太堅而欲持吾不尊不信之説
以易之恐未有合自當有一段不樂耳吾弟以為何如
相見後有論更當相報也克齋兄為僚之懽觀法之益

其樂可知暇中必多談我後便宜有示及

與林巽峯

今時才俊如林趨事立功未必乏人惟正學一脉出身承當下手理會者甚為寥濶有人勇往勉力為之如兄者又見擯於世竊料當事者之計必謂因時辨事目前取足自有其人而目為學者以迂濶若非當時所急不知此學不明雖有趨事立功之才亦是茍簡補塞豈能卓然有濟於用耶其見如彼則篤信好學者欲不擯於

世而趨為之益不厭乃所以為學者且其修之於家而講於友朋之間開導感發使信之者衆傳之者昌其所及顧有過於用世之所獲又豈以此易彼乎聞兄家居講習益篤相去不數舍而未能往侍左右請其所聞是吾之自棄也今來歲擬築一精舍於山間以聚二三有志之士欲走奉道誨因御兄以來高擁皐比為二三子發明但恐所築未就而兄或將出耳此猶難必惟相訪一行可以自力期在春夏之間得遂茲懷不忍負也先

此具候併告本意所欲質於兄者此未能悉均俟訪日備之海嶽講義欲乞一部併心得續記者俱欲見之

與陳雙山

向者張月洲君以不肖欺執事過承重問意義高雅非所當又不敢自外輙有復於執事而因何元孝以達計不至浮沈也屬閒出守金華此名郡也有宋南渡而中原文獻之傳獨在此邦吕氏之道學唐氏之經濟陳氏之事功皆斐然自成昌其言而廣其徒至於何王金許

一派相傳承守不絶雖吾閩建州不能加也今其遺書世所未行與其舊跡人不及知者正可訪購講詢發潛德於既幽起微言於將墜而非公之卓識茂學何能及此僕聞而竊願之久欲寄公請所願聞未得其便今得洪方洲君往特此奉聞洪君所造之深所養之正非今人有也正當與公為友惜此君尚未得與君相見此行又非便道公亦無由見洪君然僕誦此君於公非如張月洲之以僕為欺也公尚圖與此君相見否則亦當相

聞也月洲兄此來益就平實趣味深而其精力漸瘁不堪黽勉大有可念者大抵學者貴聞道則勇猛而非氣盛平安而非力倦若未有所聞宜其氣盛則鋭而方乏穩實之趣至於克就平實之時其趣方露而鋭氣已銷矣此學者之大弊也公以為何如僕亦未有聞者此論只以自狀非為評張君也惟望公有以教之

與鄭一齋

處江湖而忘廟廊之志無用於時之人則然如僕等可

也若公則當無日不以斯世斯民為念讀書著文彈琴詠歌皆所以養德熟仁而專其志以為他日輔世長民之用如徒謂以是自娛於閒廢之地則非公之所以自處矣世本急賢而此時尤宜急恐公亦不得晏然林泉為無事之人矣惟善自保愛以俟之吾之望也

與筆峯宗兄書一

歲律聿新時序之速有可驚心事事不如本懷無時不恨悔而於歲華代易之際尤屬心思耳歲底承寄尊劄

及大書值在墳所未嘗見其人不省其人直之海豐或即還莆也山中歸祇見華緘長跪發之緘開書見驟爾蛟龍蟠攫鸞鵠翔翥平生目中未嘗幾見此奇偉也今已摸勒入木巨榜昭揭章縫聚觀心目忽新永作學宫傑異不朽之觀矣何時得致兄一游吾地使吾得率諸子弟之才而好學請公臨視其間視顔承詞有所感發興起觀其書而見其人不獨空為想像豈不尤可樂哉弟迫歲苟褱亡室終事情況可知得地殊吉有足慰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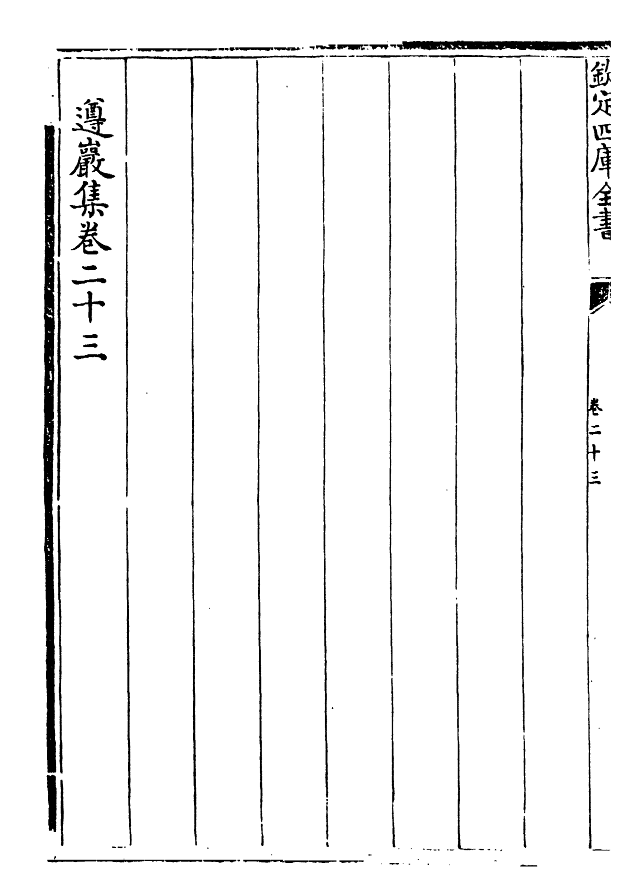
本未嘗有意為亡人作文字第寫數語欲赴諸姻友之當來會塟者寫之不覺滿幅比幅滿時聊一讀之自是一篇文字雖傳之士友可也非徒可以示兒女子而已兄覽之以為何如室中乏人主持百務都荒深悔不早定續婚之計為誤非淺今訪一二有家法者得其女欲畧以日者吉凶之議决之耳此兄所欲知也

二

新歲擬遣力往候又欲俟兄有何婚議見示一併以為

問坐是遷延遂未及遣不審道體春來何如也賤體一向苦楚盡是近死證候雖心懷憂恐然莫能曉其何故比來始覺得是脾間積聚老濕痰為害此痰既不敢吐又不敢下惟於飲食間做得工夫舊年斷肉只斷羊豕鷄餘肉未甞斷也又一種海味都不禁更好食蝤蛑閒此物最生痰今春一法勑斷魚肉家人治飡更不以相餉矣庶新痰無所附以生老者亦當漸衰而化耳如此一年以後方欲斟酌一好方少資藥力佐助中氣使得

完復目下尚未服藥也即此斷肉一事雖為却疾養生之道莫此為上但吾輩從前在茸芬中饒了口吻一時難變淡薄若守得久當亦不覺難矣因說本身苦惱及此實欲為兄告也来三峯尚是一學者亹亹不竭官經義理之談甚可敬也於兄亦甚知推重吾嘗告以好將蒲中秀才經學校正一番不知肯留意否



遵巖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遵巖集卷二十四

明 王慎中 撰

書

與蔡鶴峯

十餘年景慕高風一旦得見顔色其為慰幸何可喻云惜相見不多其見時又皆有他客未及詳扣微言以領精意然薰炙容氣猶足以祛躁吝也承使至賜之教言

伏讀其中有云今人好說心云云此等言語僕每見一二前輩好道之其意若欲為儆切不知實是太為鶻突學者於道貴在著察正如此言不但於人無以致其喫緊且於其身正坐顢頇也來教云顧存心力行何如僕正欲反詰公如何存心力行也且夫說心而不知存說知行合一而不能行固非學者今有自謂存心而實強制自謂力行而實冥趨公亦有以辨之否又如來教所舉理會氣象之語竊謂此語亦須善體乃不誤人夫箕

踞夷蹲足驗不恭跣走嗷呼可知非靜氣象德性實非兩事所當理會然實際用工處正當有辨如前賢之意不免防之於外檢之於動以致飾為善養以矯揉為操持正使終日之間頭目手足之容皆直端重恭而已隳於色莊令色之學其視正顏色而斯近信動容貌而斯遠暴慢者何啻霄壤也此學不明為日已久非不學者之不明正由名為學者而皆牽纏文義拘滯形器天載之神未嘗一時呈露於出王游衍之間故終日習行而

卒謂之不知道也公充養積累醇備至到至於幾希毫釐而千里攸繫此等辨之不精便為非道道一而已同則是異則非安得置此勿論而自謂為存心謂為力行吾恐其所存者非其本心行其所行而非吾之所謂行也區區之意願公於此精之又精盡濯舊見以開新益則向日之所充養者皆為實得而此道不孤矣草次所荅不詳

與廖梅南

以伯夷之清而不足於和故君子語其德則謂之聖而舉其弊猶得以隘名之行之至者猶難於全如是惟公有伯夷之清而兼有展禽之和前賢所論居身之珎公實得之而又非所謂處於可否之間者也不肖平生向慕之心偶因與令弟相見而後得附通然竊自惟頑懦之氣當不為清者所容重以鄙薄雖和者亦未必肯與之偕故雖因令弟附通而尚未敢冀賢者之不拒我也令弟之來輒蒙手教奬與之過極非所當於此益見公

之清而能和其風正可以興於百世之下況不肖在數舍之近同時而生能無感奮從兹稍知廉立勉為敦寛之行猶有可期所謂知向慕是人非徒誘奬引接必深有以董戒督責之而後為愛之之至不肖既知慕公尚望公有以愛我也

與俞虛江

海上消息久不聞真殊用惓惓使至得讀尊札及詳觀前後文移與平夷圖説躍然以喜堂堂正正之聲震疊

島外使蟲蛇沮洳之國知有中朝天威則所誅者一范子儀逋寇而其功乃可使莫氏有國之臣民畏憚馴服益堅其效順之心此為有勞於時矣烈丈夫出身兵間將以勞定國則事有大於此者什百想在虛江不以此勝自喜聞即日移兵珠厓此一種落依憑阻險蓄育醜類根固穴深恐難卒勝不比海上之戰可否易決也願益加慎重以副軍門之託彼中有總兵沈希儀誠一時名將其勇毅智畧有特過人者僕在仕日好問廣中事

知有此人久矣近又從友人唐荆川太史先生處寄至所為沈公戰功傳益慕其人唐先生德學重海内又有古法不輕為人作以此知沈公信名將也既與同事必易成功渠老於廣中視虛江新涉其地生熟决不同凡事可以咨之耳僕於文不敢讓唐先生待虛江益多吾亦當為作一文字可與沈公並行以有明於世也惟勉之吾已泚筆以俟臨紙及此令人氣壯

寄蔡松莊

近見行取報於學職中所取甚狹然三人之中不見兄名以余之意使盡天下所取學職惟一人宜未能舍兄而彼三人者乃能越兄見取豈世誠多材如兄之賢尚有出其上者三人耶抑當路者自以其意好取人彼三人者未必能賢於兄也取不取於兄未有損益而兄之可取者固在也次年春當勸駕上春官且以其學薦南宮對明廷豈以一取為兄之遇哉知兄之不汲汲於此也聊以私懷當時所擬議者述之於此以為遠道相問

之語且以見余之知兄不以世所取舍為重輕又以堅兄之志云耳余家居不忍獨善時以其所得於心合乎聖人而不同於世儒家詳為後生講說而無志之士大以為驚無識之士反以為笑既於人世無所變化開益而其身復為譏誚之標的雖然此亦足以自考其學之未至而道之未成以勉益而進焉又足以自信其不諧於俗者同理之證不悅於衆者好古之招而斷乎不以自悔而輟其趨好也何日見兄為兄一論然恐兄亦未

能信惟當不為驚笑耳大抵此學無兩可並是之機不信則必驚且笑兄不知當審擇何向耳臨紙極有不盡之情徐君行得一相講亦客中之樂也

答李拙修

饑渴之思無由縮地忽辱使至領手教其為感慰真不可以言語喻也伏審别後備有骨肉之戚此在他人尚難堪處况拙修天性篤至人倫惇厚其情抱慘苦又可知也吾輩學問用情中節第一難事而七情之感其於

哀者尤難中節故佛家欲一切斷去以免害性而吾輩又不可以為此故於此際尤宜審察勿令為傷不然雖可為天常之厚而未得為學問之功也新居既定樓名玩鷗度拙修處此亦必有以自節不至為哀所傷矣甚善甚善擬為作玩鷗樓記就欲以稿畀使持去連日病脾未敢苦思今日正屬筆又值遠郡佳客來訪不得不輟以從之使者先遣歸文俟後寄矣僕别後殊無新功徒隶冊子過日真可鄙也其作為文字往往造微詣至

與古人法合然亦枝葉之靡豈足以與聞拙修敦本尚實之餘意哉臨紙咎訟益思賢者而恨不得見也如何如何

與吳泉濵

僕為此文以授佩甫君使刻石納壙中佩甫讀之未畢涕數行下哽咽不能出聲幾於自絶為廢其讀讀之三四而後能畢每讀皆飲泣欲絶以謂道其情事如探其肺腸腎膽而所以寫其親者不獨神志如存形貌亦宛

然在目矣夫孝子不忘其親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所嗜思之之極其精誠之專而猶不得見而一讀吾文則其人忽然在前而居處笑語樂嗜皆是蓋文之妙如此昔少君致李夫人於帷帳燈燭之間使武帝真以李夫人為生也文亦有是與然非佩甫君之孝亦安能於吾文中輟見其親之悲之至於如此極也公既深愛佩甫而尤好吾文故聊往覽而併道佩甫之所感於斯文者使知吾文未足好而佩甫之孝為可重也

答李克齋

伏誦尊教有感於時事之難而致悔於出處之際今日之難當不待出而後知若以難而竟不出則世何所賴矣公疑此出非鄙所聞也觀尊旨所謂難似介介於晚淺者之言夫今之最難者朝不信道工不信度舉道揆法守而盡棄之志士仁人欲有為於外上則苛責儀物而不考其功庸下則應以貌文而不勉於職守敗壞流放山隤河決矣故實意難乎實事難立惟有苟且與欺

敝二端罔上狥下可以無患若使上下之間道法未廢事功建立如其意之所欲雖百千言者並足以自得而明彼之不知量耳此非鄙之所謂難也今日劇病為宜急治者惟多兵一害使多兵足以制賊雖廣費可也自南方用兵以來竭民膏血以給軍實幾剥膚及髓矣曾有操一戈向賊者乎今日之兵蓋為置將設戍事勢不得不有之其應募而來本無敵愾死義之心官亦姑具之以威形壯容未嘗敢倚以執訊捐軀之用也知其不

可用又不可不有則必無務多慎汰而精練之已矣汰之慎練之精未必有一戰之用要以省費為利則吾雖未能除賊以安民亦不用兵以朘民矣彼言者固激若其兵多費廣之云似不可不探其意而善行之也吾不見浙直用兵之如何以閩中所見推之殆相類也兵之不向賊者既不殺之以示法猶曰吾一金之給本不足以得其死命若軍職自百戶以上至指揮等官固國家二百年養之而責以死者逡愞逃潰不誅之撻之而復

為之掩護匿罪而僞功其將謂何甚所不觧以目所見民廹於征輸皆思為賊且知官府法度紀律如此將相勸為賊矣不肖兄弟私相謀議未知一安居之地大事未襄襄事尚欲他徙今日四郊又告急夏間景象又至恐此冬伇俩復有醜於夏來所見者其將若何不得公開府於閩閩人真無福烝公在彼僅保全一路何日入朝謀謨國議有以保四方則吾亦在一物生全之數矣悲歎之衷非面何由悉真無可開口處惟願公自重以

濟明時天忽寒紙筆不莊草率望亮

與陸北城

臨漳多士重以晦菴先儒曾為郡於此芝山崇祀廟貌儼然執事為師於大同臨漳皆先儒過化之地其所遭亦非偶然惟望端巳率人倡明正學與臨漳之士共勉於道斯文之光也鶴峯蔡先生誦法晦菴動有矩法雖其已老不可致至郡中為後生表式執事尚當屢造其廬考德問業以為教人之助也

與黄雪峯

積仰之久忽奉翰教何啻從天墮下也古調希聲不入俚耳公所自喻僕獨知之然高山流水要必有能聽者何必破琴而後為高也鄙人素抱弱疾今年迫五十遽爾衰憊精神智慮遠不逮前書冊且難屢親況筆硯營構之勞哉承松滋候問不能從之游矣

與張秀才

二生來傳示尊意託於他事不欲屬筆如此則孰能代

此筆者是執事之意不欲為此而託以辭耳竊謂此等事雖是好事然實無所利於其父母舅姑之家故出力以為之發明者少而此烈婦之父母舅姑皆常人守陋安舊非能出力求為此婦發明者吾輩正不當以其不求而怠也蓋發明節義以裨風教乃吾輩有識者所能而不宜責之守陋安舊之常人在執事不當以其不知託重而忽其婦也若以為其婦事未可發明則此婦自喪夫以來立志堅定必踐其言卓然昭明如揭日月不

可誣亦不可掩執事亦必問之審訪之真更無可疑矣若以郡博士駁語為疑則此乃文移當然且其嚴之嚴乃所以使其事跡之著也無疑駁之復乃所以使其文牘之行也有據不獨事體當然而且尤為有意於發明也執事亦何用疑焉如不以為然請面質之博士必以僕為先得其心也幸毋忽

與王杏里

臺省衮衮皆健翮捷足横飛直上公獨佃翔蹭蹬欝其

台鼎公輔之望而踐歷數省之藩臬直道方守之不宜於時良可慨也風靡瀾倒之時得公支撐其間雖未大用而挺然為風中勁草瀾際底柱其關係世道亦不淺淺也少石公往共一堂之治可謂臭味之同者然以公之高明在皇極之中之學必克之以柔則與少石為僚朝夕磋切觀感之助宜不少蓋此公沈潛者也二賢共治楚岳之政可躋於平康矣敬為公誦之鄙人年迫五十多病積憂之餘薾然一無用之躬聰明不及前時而

道德終負初心矣何足為公言也洛陽萬安橋記不知有損至公處者否茲録一通往覧向許為老母作壽詩携吾軸以去公豈忘之耶抑不欲作耶然鄙人則甚欲之而未嘗一日忘也

與程習齋

鄙稿成之倉卒意義疎淺而詞采凡近知不足以與吾黨共訂千古之微言也然區區一得之見則非苟同前人踵故習傳為耳食之説者而未知與四方同志之士

有合與否若公鑒評以為不謬則僕亦可託以自信矣俗學漸漬耳目之深且久難以人人有合惟有識者同之斯為不孤耳聞公有生男之喜二惠競爽便為畝事豈以中年以後育子為遲哉竊為公慶之未能遣力謹因盧都閫之便寓致鄙悰耿耿之衷終不得盡

與劉白川

閒居日久於世日忘雖心所記注如公亦且半如夢中忽唐舍親至叹得翰教何啻從天墮也喜慰曷踰唐君

固可人然公所以誘奬之者過其涯分雖唐君自知感而推不肖之故以及之僕亦不敢不知也承惠妙杯年來飲水蔬食與麴生聖友訂絶交之書此器無所用之惟襲藏櫃中時取以為玩永故人之好耳附唐君人使草此告謝何由晤侍徒切瞻注

寄葛紫山

傳遭寇焚燬之慘非所忍聞甚為芝山懷憂而無由知其安問也客歲遊武夷逢大梅於建州首以芝山為

問而知其安也甚慰賢孝令德固天所佑而藏書名樓亦有神物呵護之耶執事膺有司勸駕之典而不肯上春官樂道遺世令人欽歎高風名樓珎藏想益增羨鄴侯揷架難以擅富游居其間手披口諷樓中所藏皆在腹中矣何樂如之瞻侍無由徒有馳情

寄華鴻山

聞岩居集已入梓想續詠皆在焉甚欲一見之而未得也孟常風格本自難追而時人學之者尤鮮獨吾丈之

作為有其風固岩居深詣篤造之功亦沖情遐思有默契者而非顓顓模倣之所及也非倖非倖連歲地變天災歷古所未見彼昊者蒼誠威怒之極而亦仁愛之至矣第不知廟堂之間何以敬此威怒慰此仁愛也凡在吾黨孰能無憂吾丈猶有世道之責者尤宜軫念寇賊稍定想安居有暇著作彌工末由叩請聊欲聞之

寄曾廓齋

前歲往訪鶴峯先生於靈洞擬遂造廓齋之居款請教

益屬以賤體舊痾復作不能久留輙促還擔此意未遂其為向往如何可言伏惟廓齋任道甚卓造道甚精躬行在談説之先感動出聲色之外吾閩一時學術最為凋喪賴廓齋主張發明何啻朝陽之鳳僕才質本下工夫又不專一雜以詞章役於耳目雖知景向而不能共進悠悠虛度卒與無所知者均其荒落耳興言及此良自驚悼所以於門下彌用馳積也門人沈希周往見持此附候起居畧疏所愧尚望一體之愛有以鐫誘之末

由晤領不盡所言

寄何黙甫

審惟廷試之文直閲宸覽厘當宁甲乙之題而裒然為天下多士之冠此學者之至榮也乞官選部而得安城亦當路為多才名邑擇明師儒而銓註之與尋常塡除固别矣執事經學博而能精安城雖多才必資指授開發之益抗顔師席可無怍也然東廓先生修明正學方家居正便於執贄請益不可不知所師以求進於性命

之傳無徒自珎其所得而偃然為多士師而已則安成之行不苟然而區區所望於執事者慰矣

與張新江

鄙人閒居不敢自廢於無用聊寄於方冊以用其心亦庶以不虛過此白日耳豈誠能有得於古人之言耶既與古人相對久亦時有所契又未知果與古人合否故欲質諸同游以定其是非盖古人此心本可以上考下質者合於當今則其合於古人尤可以無疑矣故樂與

同輩之聰明者講蓋將以自決是非而非敢云有益於人也然以吾之志不切力不足無以來衆人之益於是同游之是非亦不足以自決而姑信吾之所知以自附於古人而豈可謂真能與古人合耶吾之孤陋專僻而不能有進也亦可知矣辱兄見問猶若以聚徒講學之事相望吾豈敢任此哉如兄為此官乃其事矣非但其事也又有責焉而不任其事則為不副其責此兄之所當自力者也願努力為之

與黄曉江

兄遺語奇崛險刻自有一段出塵之氣成其為隱者之言若文從字順聲比律諧自難以一一論也故予於兄之請但取其過人者而不復置論其間玆示聯句尤制作中之末事更勿用詳評況又最短於此亦何以相正耶必欲不虛見命則亦有可論者大抵對聯只是品題形容某山水某臺寺之風物景象不合把自家意思來用惟自題齋舍室廬則有之上洞對云濯足未成星海

去根衣間嘯閬風來此純是說自家矣當易無疑如愛其句佳不忍棄則足成一絶留題壁間可耳贈吳道士聯以玉屑對庚申非徒不得道家經典元無玉屑之文乃妄杜撰三彭對一洞尤不得妄意欲易之曰甲子欲言雙樹知盖云欲問吾歲若干請觀雙樹耳盖樹古則歲閲多也但雙樹是佛家事莫若雙鶴知似為無憾令威化鶴本仙家事鶴固壽屬可以諭年也南臺一聯如封閣住甚生地中日月意雖未嘗不可會而語巳難通

不如人間日月字面平正且不諭也然到山高則無味山本是高何須着此模寫若云人間日月此中間則語不迫而味可想如此當盡換却毋句不審於尊意云何耳細故閒費此評論病中未敢有作聊以解煩頡故不覺刺刺盈紙矣可否見示不妨也

與歐陽明府

往日相與於濟上情誼意氣亦云至矣第惜其時學未有聞徒守形器誦查滓以自煩勞而執事所以教我者

尚未悟也惟其不悟故尚偃然以其所誦守督責諸生而妄以為有以教執事也以今追思之乃覺其未聞而執事真可以師我也既無由相見質以吾今所悟者而盡叩執事之所得以為吾助徒追記往時相與之義而增惓惓耳久廢林泉絶不知士夫除拜動静比因送吾友人柯雷州之别於其袖中出書一編所謂縉紳一覽者閲之終編而見執事之名實在高州又知雷州之道必出於茂名而向日惓惓之意益用憮然遂作附柯君

往致吾意臨楮慨慕無限方欲言然何由得盡也柯君雖久官於外今調官還家已數月不肖居家信道不篤講學不精身心根本之地極多疎闕故過而徒以文字招趨向之名以言語致浮偽之訕柯君亦略知之倘官守有聯相談頗洽柯君當能為執事言我之實惟願執事猶以舊愛之義盡以向日之所欲教我而未得悉者一一為我言之因風見惠僕今能領略不至頑然悍然如向日也贈章劉二尹序文稍見僕之所得謹錄以往

餘稿不及多錄惟有刻者數本併往此乃妄招趨向罪過本予故不敢隱於執事也千萬教之

與紀郡博

此郭生仲實之文也僕方食時得此文為之輟筯而讀讀之愈喜因而忘食人報食寒者數四不自覺也卒為讀此文竟廢食矣好文字不覺令人目饜亦令人腹饜信奇事也僕閱此生之文五歲之間一歲一進兹又將益進而不已耶凡後生小子僕見其進者有之未有老

成之士猛進如此若惟在京師時見黄三峰公老而益進然三峰不過於文進耳不如此生之進於理而兼於文此事尤可以勵後生不獨其義理純明經學精到可為後生法式而巳然今浮誇之習方盛剽竊之工熾行不但見此生之文未知何物且將併詬不肖之評以為腐語矣惟公深於經學而論文又具上乘眼故以呈覽庶與我同好自可快矣凡今人為文而無明者賞之則為文者不樂有明者能賞而無同者則賞者亦不樂故

僕求與公同而非以重此生也倘有不合亦希示及貴庠諸生之文想已収齊得一借觀尤望

與王武陽

不肖荒惰如舊且有加焉雖蒙誘激切至而自安於力之不及知負賢者相責相勉之盛心矣今之士難與言學非獨泉之陋然也恐莆之多材亦未見人人皆可與語上也然越雞所不能伏之卵必魯雞而後能之如武陽充養之盛造詣之真開導感發必有夫不同者恨僕

之陋不得裹糧攝衣一從諸君之末徒承風慕願而已惓惓之懷與日俱積而相闊殊疎想在心照

寄方晦叔舉人

以吾子之才而久困於一第論者皆咎有司之不明區區之心竊恐吾子才高之過於舉業程度家法或以高失之如此則不得獨委責於有司也學者固喜於多能而尤患雜用其心意吾子之能頗多而心不免於雜也往日相語於衛水之上言猶在耳如未之忘則所以修

歛精神玩索理趣必有日進之益而吾不及叩之如其未是忘吾言矣輙因風便相聞而以此言相勉以見區區之愛吾子雖别數十年而心如一日也區區閒居士之從遊者不少而他方來謁亦時時有之然鄙心常歎無朋羞遊謁之多皆是有資於我而未見有能為我助者所以歎其孤也惟時時為諸人點檢舉業因吾言而有進者頗多有之使吾子得常朝夕略為點檢必有所益而今無由以此每注心於遠道也區區德薄受謹於

神連歲遭手足之喪長兄幼弟癸丑甲寅夏冬相繼不幸哀悼之餘視息苟存而精神凋耗日間忽忽若有所遺恐不能復有立矣悲哭未平臨東種種不盡

寄徐鳳竹

側聞量移佐郡而得建州豈碧水丹山仙人所宅之窟天借謫籍以寵光之而賢者於胡劉朱蔡諸儒先寤寐有日由此得一入于境問其故居訪其遺書而增益所業焉非偶然也僕未由識公而得舍弟為詳向往殊切

顧公於鄙人亦辱有意其何以當顧言之懷尚俟他日第恐僕游建州而公得環入朝則向往之切終莫能慰耳矣

與李克齋

莊生與賢郎皆以嫌例不待試春官如賢郎之才成榜求賢兄弟同登不得豫卜可決也但未知莊生能附驥並馳終講通家之好否也公在淮閫雖未久而讋慓島醜綏定海疆功已不細况崇望盈四海巍資閱三紀臺

省正卿多起後塵未寮者顧公尚已中丞居外殊不愜天下之願也閩中連歲驛騷生靈荼毒其幸在邑居苟免竄徙而勞費於公私之間均此憂苦也晚年屯蹇橫遭謗誣出於物情人理之外初遭之漠若無有付之一笑而已不謂仇口之言流行而傷善娟正之徒轉相傳扇上下交疑觀其氣燄駸駸然有張弧之威殊可畏也𠃔疚危坐遭此毒痛亦命矣今惟有任理恃天以俟有司之明他無可以為謀然古人急難賴友朋之力以紓

解拯援者非一平生交誼無如公篤不控于公將誰控哉望留意憫惻凡海内交遊道誼意氣能為吾輩善類地者貽書曉譬不至為訛言所感實生死之感也僕雖自知學非曾參德非叔子然不殺不熺敢以自保公亦可以身保之也别具仇詞請一覽之亦足以燭其無情之甚矣臨東不勝懇迫之至

寄道原弟書一

得李抑齋傳來大選報知是武選此司中事體頗關係

條例甚多往時諸曹郎只以談文賦詩為高致其下者以圍棋飲酒為樂鮮有留心國事以致吏人作弊賄賂公行大抵京官固貴以文學潤身至於職事所掌尤宜加意今日登仕之初便宜立定主意以明習國家事體為要我舊日為曹官亦只是以作文賦詩為第一義故於本朝事體諸司職事不甚通曉後來雖稍聞知亦只是獵涉泛濫不為精切也當時若知此意就使練習典故亦自不妨作文賦詩之功只緣無人提破此端說話

因循過日及為吏部驗封自掌司事始知典故不可不習稍稍留意而即以權臣之怒謫出矣真可悔也兵部經火之後人籍無存只有李遜廬尚書在部日彙集兵部條例一部甚詳我向日已抄得數本但未完而有常州之行今此數本亦不復存可抄得一本寄我又京中有好書無印本及有印本而我所無者時時收得寄來此至切務也李蒲汀家好書甚多其子若相識可時與之借録不必求好只以有此書為貴又要抄字不訛須

着吏查考叅對大抵蒲汀家書好者第一是板好此不足喜但是宋儒經義及查考制度樂律水利兵刑等項名數之書為上文集次之至於雜家小說又次之此一事須着意如飲食然乃可得若悠悠泛泛决不可得也

二

大兄田正值歲暮除夕元日相聚之樂倍於他時獨念吾子耳然所謂有離憂而志樂者故亦不以吾子不在左右之故而其樂有減也初四日正有家集忽得龔家

寄來書又知子有得男之喜謁告祖先拜賀慈母叔姪兄弟妹夫一日皆在堂中予雖不喜酒亦不覺引滿數爵也高堂身體強健更無他憂大兄出門之志甚決再不可沮想二月間行也子書中所云一二名公及諸名流相贊云云此正是予平生喫虧處子乃以為美何也韓文公所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此正不知便宜大抵吉凶並門凶常勝吉謗得名隨要終謗重於名矣平日頗不喜而人乃不我置何也今已與世絶名已不入於

心況謗乎惟有晚來進修之得舉世尚以舊日南江相待只以才華意氣見謦大是失人如有一二果欲知我者稍以此語之則庶乎不同席而若接談不對面而可論心矣大兄言子多作詩此亦學者所不可廢要當使治經之功多於詞華之事乃為不俗子舊亦誤此至二十七八而始知反令吾子視予又為晚矣不可不知輕重之等也墓所左畔之工予未嘗亡歲荒用不給亦當勉營只是工程已歇今若有動作須擇歲利耳今又欲

晳令道皆讀書已俟秋試此工恐當待冬來矣子體弱本從禀受比頗完固冬來雖着衣不減而全不近火又舊極不能早起今能見星梳頭也文三篇别有論紙偶短不復再幅

三

翁煕釆何佩甫皆是好友既與汝相知故於我亦不薄我亦待之如汝之心但情跡不能數數然耳翁子臨行時曾以一本舉業文字投我此君我意極以生禀體貌

及神情志氣中取之決其為我輩人今觀其文殊未為佳雖有新美精爽處然大約氣不厚力不昌少明目張膽之言而多裝綴支吾之態豈文章亦難論耶本欲與言但此日乃其發程萬里吉辰而直言其文字不好太不近情故說與汝到京日可與論之還須養得氣厚些方成一有力量文字大抵氣厚要神完神完要心純諸子之病總是心不專精故精神散越而氣不得厚中間有厚者又屬之所禀矣今既禀不及人便當存心養性

以允之耳家中事體及汝官中情況俱使翁何二君知之葢二君已知意趣不獨情誼無間而已到京亦可略當吾面談也

四

習齋公為政之美與相知之誼想備聞之渠亦甚慕汝此番相見便可定交葢此公超邁特絕出流輩真可以前輩事之不徒以一日為官於吾土之故也向時紛紛之妄語萬不足信有可以盡心盡力於此公處決當盡

之亦以稍見我相報之意也此公在漳州曾以我立論於當塗處頗不見信大抵其人見卑趣淺本不足以知我姑付之於不必問可也汝亦勿用以此太戚戚汝兄已擠作林下太平民但得精力完健把學問制作兩事結局成家視功名何啻霄壤況區區名寵間哉汝亦當知此意不然徒以此為盡心於兄以為極為弟之道恐於理未極而於情反屬私矣此非汝兄迂濶高論學者常須有此意方不隨塲悲喜也平冤詩四首為此公作

又士夫文是新山名而我代筆皆我所欲為者汝觀之亦可知此公之美矣

五

邵武舉寄來復套疏議刻本覽之末終已見其一團孟浪之氣今聞此議中沮如其果為之恐更有可憂者耳中沮之議猶見廟謨然因而譴逐輔臣械繫總督則又不得為盛德事柰何柰何至於聖諭一紙傳播遠邇關涉尤不細惜乎當事者之計失也吾平生常說近時

幹事主功之才不為不多能議論為文字者直是絶少

且如曾公疏内起語外裔之叛服靡常中國之馭制有

道此二句就不是請復套事内話頭此如向時天方土

魯諸沓乞貢題本可用作話頭耳至接二句云圖難於

易防漸杜微尤不相關中間文字滔滔二三千言無一

語是着實經制事功之文不過一庸舉子荅策塲信可

醜也至於其中誓不與此賊共戴天之句大為失言此

語只東晉南宋人奏中用得如何妄謬至此所用事實

如成湯征葛裴度討蔡晁錯削七國之類無一事是當此自有漢唐人經略西北事跡可援何故空疎乃爾至如復河朔之故疆一句兵部覆議亦不察而循用之豈不太潦草耶此偶因談及文字細故若其間方畧尤爲苟簡輕率今既不用其策亦不必及之矣汝每書以成一家之言見勉恐卒無以副汝之望是可憂也吾於此若不副意猶賴汝之才志可託以此事然觀汝今日居官其得用力於學又似遠不及我爲郎之日吾未暇自

憂而且為汝憂之不可不及時努力若度此事不能成家即須棄此不顧絕筆不為如先輩魏莊渠近賢潘樸溪並不作詩文直一意正學豈不尤為斬截超脫不至兩失乎貴在早計勿悠汎自誤也

六

目下既為郎事事要有根據而要事不妄須精神聚應接周旋照顧多極分精神便於臨正經事體無力故今日尤當斷交游而此時只以作郎中一節就變局面未

為不可以為郎便有事有事便有形跡便當關防乘此多閑門少騎馬出街則所省亦七八矣為郎官與做外官要通敏活變隨時隨事斟酌人情咨應發遣而為郎只要記得職掌事例熟守得條格定便是好郎官而題稿與行稿貴有好文字今須日日取舊稿及他時諸公奏牘疏議等集閱之亦有可相資益且或可採用者就是近時夏桂洲奏議此已是欠學力根據之文然猶為綜練詳贍亦可觀也若林雙臺陞早汝調早則儀部無

日不是稿又須於典章名物禮樂器數有些查考一部文獻通考通志畧杜預通典常要在目矣留心留心

七

來書所問詩作豈容易談第一要有學問次亦要才力不弱每見世所稱才子所作不但去古人遠雖何李二公尚隔多少層數然今人易足又眼不明或已有輕視兩公之心而自謂所作者乃初唐也不知初唐本末是詩之佳者故唐人極推陳子昂以其能變初為盛而李

杜繼出此道遂振同時高岑王孟乃其大家今只取此六家詩讀之便知其妙而見今人之所為者皆陋淺無足觀矣故為詩於今之時者使真做出初唐詩已為擇術不高況又不如初唐今且勿說到骨髓處只說箇大槩初唐之詩千篇一律數家之集皆若一人而一人之作亦若一首其聲調雖俊美體格雖涵厚而變化終不足蓋唐之詩則人人有眼目篇篇有風骨即此以觀亦畧見不同大致矣吾向贈宋仲石詩如起句洛陽橋外

路萬里指長安今贈唐婁江如帝心嘉勞來户口不虛
增結句如相送情無已寧因感遺肝莫倚鸞鳳志今當
作鷙鷹皆不容易得然知之者少矣舊歲與方洲遊山
詩句句俱是風不涉陳套不守言筌然方洲亦未甚解
其妙也信是知之者難如取路非高足入山力復餘畏
景在城市聊兹息茂陰此等起語如堪嗟二畝半促促
邑中居明歸應復望惆悵使顔衰此等結句總是唐人
中翻來然何嘗涉他成套也意之論是如此然遣字造

語亦須知其不同如我所舉此數語都是史漢文氣一字一字都健若一時諸作惟荆川時時能出此妙意然句語遣得亦有未到雅健古老處今只看高岑王孟杜甫之詩便能知之李太白猶不免輕浮而失倫次也但天才勝人超絶千古不得而肆譏彈耳吾詩自覺於古人合處不如文文則有全篇合或有過之者詩則不能如此然令人窺我門户則猶未耳只自默默存記此言日讀古人又叅看時人所作久之自透露見識出來則

雖做不得古人之詩亦論得古人之詩矣但論得就是學力更勝於作得也論得者或不做得不妨為名家做得而見不得終是偶合且亦無不明而能作之事也故凡事先須從識上起因汝來問偶及之恐汝亦未得開曉也

八

留子行來領書無甚欲言者矣文一篇正今日作者遂以封去有欲見者可出與觀如非欲見吾文者不必自

出葢文之學不明於今甚矣驟見使之迷惑驚怪無益也方洲嘗述交游中語云總是學人與其學歐曾不若學馬遷班固不知學馬遷莫如歐學班莫如曾今我此文正是學馬班豈謂學歐曾哉但其所學非今人所謂學今人何嘗學馬班只是每篇中抄得三五句史漢全文其餘文句皆舉子對策與寫柬寒温之套如是而謂之學馬班亦可笑也此話無處說起惟汝不可不曉他人不必為之強聒徒取其譏訕耳屬有客草草

九

前得汝書復我所諭俞虛江之未可得志於北云云極得今日之弊若汝不言我亦不覺得一說破便躍然矣據今日内宦壅蔽與權勲相倚為奸欺豈容一赤忠智勇之士成大功而不忌者乎若使功得成而後遭忌則虛江馬革裹屍之志已快而吾與汝亦不甚深為之憾正恐功不得成而身已受大禍如汝前書之所云者耳世道如此時事如此可不痛心疾首耶所以一向不將

此意通之虛江近得虛江來書慨然以王愾國憤為已憂有鳴劍沙漠馳槊朔野之志此誠烈丈夫之風無雙國士非此人而誰但我已先以汝之所云復之欲其且盡心於南夷之經畧而勿輙以北事為念想虛江得吾言自能喻矣其弟承乃兄遠指欲得我一書與汝留意推轂致之北邊蓋虛江信我兄弟相知之深又知汝之有志於世而當事一二大臣松溪雙江皆於汝有道誼之講契故欲汝為之盡力非為虛江盡力乃是為國家

盡力求將也我已復之虛江云不待我以兄之分相囑汝自已為世道留心矣適方為汝嫂治墳在龍頭山次而虛江人明日行故特來山中取書筆硯荒潦信筆具此家事無可及也

遵巖集卷二十四